

# Renditions

Chinese texts—

南國驕陽紫塞沙  
工兵無處不開卷  
雲峰笑  
湖通天路水庫歌  
騰萬頃霞汗滴  
千山都入  
画風流四海好  
為家英雄姓  
字君休問  
集体  
丹心最可誇  
一九六五年九月  
观话剧英雄工兵

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留念

老舍



LAO SHE'S CALLIGRAPHY: Written in 1965, on the e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just a year before he met his death. This is a scroll presented to the "Canton Warriors Drama Group" in praise of a production witnessed by the author.

## 駱駝祥子

老舍

## 二十三

祥子在街上喪胆游魂的走，遇見了小馬兒的祖父。老頭子已不拉車，身上的衣裳比以前更薄更破，扛着根柳木棍子，前頭掛着個大瓦壺，後面懸着個破元寶筐子，筐子裏有些燒餅油鬼和一大塊磚頭。他還認識祥子。

說起話來，祥子纔知道小馬兒已死了半年多，老人把那輛破車賣掉，天天就弄壺茶和些燒餅果子在車口兒上賣。老人還是那麼和氣可愛，可是腰彎了許多，眼睛迎風流淚，老紅着眼皮像剛哭完似的。

祥子喝了他一碗茶，把心中的委屈也對他略略說了幾句。

『你想獨自混好？』老人評斷着祥子的話：『誰不是那麼想呢？可是誰又混好了呢？當初，我的身子骨兒好，心眼好，一直混到如今了，我落到現在的樣兒！身子好？鐵打的人也逃不出去咱們這個天羅地網。心眼好？有什麼用呢！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並沒有這麼八宗事！我當年輕的時候，真叫作熱心腸兒，拿別人的事當自己的作。有用沒有？沒有！我還救過人命呢，跳河的，上吊的，我都救過，有報應沒有？沒有！告訴你，我不定那天就凍死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幹苦活兒的打算獨自一個人混好，比登天還難。一個人能有什麼蹦兒？看見過螞蚱吧？獨自一個兒蹦也得怪遠的，可是教個小孩子逮住，用綫兒拴上，連飛也飛不起來。趕到成了羣，打成陣，哼，一陣就打整頓的莊稼吃淨，誰也沒法兒治牠們！你說是不是？我的心眼倒好呢，連個小孫子都守不住。他病了，我沒錢給他買好藥，眼看着他死在我的懷裏！甭說了，什麼也甭說了！茶來！誰喝碗熱的？』

祥子真明白了：劉四，楊太太，孫偵探——並不能因為他的咒罵就得了惡報；他自己，也不能因為要強就得了好處。自己，專仗着自己，真像老人所說的，就是被小孩子用綫拴上的螞蚱，有翅膀又怎樣呢？

他根本不想上曹宅去了。一上曹宅，他就得要強，要強有什麼用呢？就這樣大咧咧的瞎混吧：沒飯吃呢，就把車拉出去；夠吃一天的呢，就歇一天，明天再說明天的。這不但是個辦法，而且是唯一的辦法。攢錢，買車，都給別人預備着來搶，何苦呢？何不得樂且樂呢？

再說，設若找到了小福子，他也還應當去努力，不爲自己，還不爲她嗎？既然找不到她，正像這老人死了孫子，爲誰混呢？他把小福子的事也告訴了老人，他把老人當作了真的朋友。

『誰喝碗熱的？』老人先吆喝了聲，而後替祥子來想：『大概據我這樣猜呀，出不去兩條道兒：不是教二強子賣給人家當小啊，就是押在了白房子。哼，多半是下了白房子！怎麼說呢？小福子既是，像你剛纔告訴我的，嫁過人，就不容易再有人要；人家買姨太太的要整貨。那麼，大概有八成，她是下了白房子。我快六十歲了，見過的事多了去啦：拉車的壯實小夥子要是有一個一兩天不到街口上來，你去找吧，不是拉上包月，準在白房子爬着呢；咱們拉車人的姑娘媳婦要是忽然不見了，總有七八成也是上那兒去了。咱們賣汗，咱們的女人賣肉，我明白，我知道！你去上那裏找找看吧，不盼着她真在那裏，不過……茶來！誰喝碗熱的！？』

祥子一氣跑到西直門外。

一出了關廂，馬上覺出空曠，樹木削瘦的立在路旁，枝上連隻鳥也沒有。灰色的樹木，灰色的土地，灰色的房屋，都靜靜的立在灰黃色的天下；從這一片灰色望過去，看見那荒寒的西山。鐵道北，一片樹林，林外幾間矮屋，祥子算計着，這大概就是白房子了。看看樹林，沒有一點動靜；再往北看，可以望到萬牲園外的一些水地，高低不平的只剩下幾棵殘蒲敗葦。小屋子外沒有一個人，沒動靜。遠近都這麼安靜，他懷疑這是否那個出名的白房子了。他大着膽往屋子那邊走，

屋門上都掛着草簾子，新掛上的，都黃黃的有些光澤。他聽人講究過，這裏的婦人都——在夏天——赤着背，在屋外坐着，招呼着行人。那來照顧她們的，還老遠的要唱着蜜調，顯出自己並不是外行。爲什麼現在這麼安靜呢？難道冬天此地都不作買賣了麼？

他正在這麼猜疑，靠邊的那一間的草簾子動了一下，露出個女人頭來。祥子吓了一跳，那個人頭，猛一看，非常像虎妞的。他心裏說：『來找小福子，要是找到了虎妞，纔真算見鬼！』

『進來吧，傻乖乖！』那個人頭說了話，語音可不像虎妞的；嗓子啞着，很像他常在天橋聽見的那個賣野藥的老頭子，啞而顯着急切。

屋子裏什麼也沒有，只有那個婦人和一鋪小炕，炕上沒有席，可是炕裏燒着點火，臭氣紅紅的非常的難聞。炕上放着條舊被子，被子邊兒和炕上的磚一樣，都油亮油亮的。婦人有四十來歲，蓬着頭，還沒洗臉。她下邊穿着條夾褲，上面穿着件青布小棉襖，沒繫鈕扣。祥子大低頭纔對付着走進去，一進門就被她摟住了。小棉襖本沒扣着，胸前露出一對極長極大的奶來。

祥子坐在了炕沿上，因爲立着便不能伸直了脖子。他心中很喜歡遇上了她，常聽人說，白房子有個『白麵口袋』這必定是她。『白麵口袋』這個外號來自她那兩個大奶——能一撩就放在肩頭上。遊客們來照顧她的，都附帶的教她表演這個。可是，她的出名還不僅因爲這一對異常的大乳房。她是這裏的唯一的自由人。她自己甘心上這兒來混。她嫁過五次，男人都不久便像瘡臭蟲似的死去，所以她停止了嫁人，而來到這裏享受。因爲她自由，所以她敢說話。想探聽點白房子裏面的事，非找她不可，別個婦人絕對不敢洩露任何事。因此，誰都知道『白麵口袋』，也不斷有人來打聽事兒。自然，打聽事兒也得給『茶錢』，所以她的生意比別人好，也比別人輕鬆。祥子曉得這個，他先付了『茶錢』。『白麵口袋』明白了祥子的意思，也就不再往前企廬。祥子開門見山的問她看見個小福子沒有？她不曉得。祥子把小福子的模樣形容了一番，她想起來了：

『有，有這麼個人！年紀不大，好露出幾個白牙，對，我們都管她叫小嫩肉。』

『她在哪裏呢？』祥子的眼忽然睜得帶着殺氣。

『她？早完了！』『白麵口袋』向外一指，『吊死在樹林裏了！』

『怎麼？』

『小嫩肉到這兒以後，人緣很好。她可是有點受不了，身子挺單薄。有一天，掌燈的時候，我還記得真真的，因爲我同着兩三個娘們正在門口坐着呢。唉，就是這麼個時候，來了個逛的，一直奔了她屋裏去；她不愛同我們坐在門口，剛一來的時候還爲這個挨過打，後來她有了名，大夥兒也就讓她獨自個兒在屋裏，好在來逛她的決不找別人。待了有一頓飯的工夫吧，客人走了，一直就奔了那個樹林去。我們什麼也沒看出來，也沒人到屋裏去看她。趕到老叉桿跟她去收賬的時候，纔看見屋裏躺着個男人，赤身露體，睡得纔香呢。他原來是喝醉了。小嫩肉把客人的衣裳剝下來，自己穿上，逃了。她真有心眼。要不是天黑了，要命她也逃不出去。天黑，她又女扮男裝，把大夥兒都給朦了。馬上老叉桿派人四處去找，哼，一進樹林，她就在那兒掛着呢。摘下來，她已斷了氣，可是舌頭並沒吐出多少，臉上也難看，到死的時候她還討人喜歡呢！這麼幾個月了，樹林裏到晚上一點事兒也沒有，她不出來嚇唬人，多麼仁義！……』

祥子沒等她說完，就靦靦悠悠的走出來。走到一塊墳地，四四方方的種着些松樹，樹當中有十幾個墳頭。陽光本來很微弱，松林中就更暗淡。他坐在地上，地上有些乾草與松花。什麼聲音也沒有，只有樹上的幾個山喜鵲扯着長聲悲叫。這絕不會是小福子的墳，他知道，可是他的淚一串一串的往下落。什麼也沒有了，連小福子也入了土！他是要強的，小福子是要強的，他只剩下些沒有作用的淚，她已作了吊死鬼！一領蓆，埋在亂死崗子，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場頭！

回到車廠，他懊睡了兩天。決不想上曹宅去了，連個信兒也不必送，曹先生救不了祥子的命。睡了兩天，他把車拉出去，心中完全是塊空白，不再想什麼，不再希望什麼，只爲肚子纔出來受罪，肚子飽了就去睡，還用想什麼呢，還用希望什麼呢？看着一條瘦得出了稜的狗在白薯挑子旁

邊等着吃點皮和鬚子，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這條狗一樣，一天的動作只為撿些白薯皮和鬚子吃。將就着活下去是一切，什麼也無須乎想了。

人把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，可是到現在人還把自己的同類驅逐到野獸裏去。祥子還在那文化之城，可是變成了走獸。一點也不是他自己的過錯。他停止住思想，所以就是殺了人，他也不負什麼責任。他不再有希望，就那麼迷迷忽忽的往下墜，墜入那無底的深坑。他吃，他喝，他嫖，他賭，他懶，他狡猾，因為他沒了心，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。他只剩下那個高大的肉架子，等着潰爛，預備着到亂死崗子去。

冬天過去了，春天的陽光是自然給一切人的衣服，他把棉衣捲巴捲巴全賣了。他要吃口好的，喝口好的，不必存着冬衣，更根本不預備着再看見冬天；今天快活一天吧，明天就死！管什麼冬天不冬天呢！不幸，到了冬天，自己還活着，那就再說吧。原先，他一思索，便想到一輩子的事；現在，他只顧眼前。經驗告訴了他，明天只是今天的繼續，明天承繼着今天的委屈。賣了棉衣，他覺得非常的痛快，拿着現錢作什麼不好呢，何必留着等那個一陣風便噎死人的冬天呢？

慢慢的，不但是衣服，什麼他也想賣，凡是暫時不用的東西都馬上出手。他喜歡看自己的東西變成錢，被自己花了，自己花用了，就落不到別人手中，這最保險。把東西賣掉，到用的時候再去買，假若沒錢買呢，就乾脆不用。臉不洗，牙不刷，原來都沒大關係，不但省錢，而且省事。體面給誰看呢？穿着破衣，而把烙餅捲醬肉吃在肚中，這是真的！肚子裏有好東西，就是死了也有些油水，不至於像個餓死的老鼠。

祥子，多麼體面的祥子，變成個又瘦又髒的低等車夫。臉，身體，衣服，他都不洗，頭髮有時候一個多月不剃一回。他的車也不講究了，什麼新車舊車的，只要車份兒小就好。拉上買賣，稍微有點甜頭，他就中途倒出去。坐車的不答應，他會瞪眼，打起架來，到警區去住兩天纔不算一回事！獨自拉着車，他走得很慢，他心疼自己的汗。及至走上幫兒車，要是高興的話，他還肯跑一氣，專為把別人落在後邊。在這種時候，他也很會掏壞，什麼橫切別的車，什麼故意拐硬灣，什麼彘扭着後面的車，什麼抽冷子揉前面的車一把，他都會。原先他以為拉車是拉着條人命，一不小心便有摔死人的危險。現在，他故意的耍壞；摔死誰也沒大關係，人都該死！

他又恢復了他的靜默寡言。一聲不出的，他吃，他喝，他掏壞。言語是人類彼此交換意見與傳達感情的，他沒了意見，沒了希望，說話幹嗎呢？除了講價兒，他一天到晚老閉着口；口似乎專為吃飯喝茶與吸煙預備的。連喝醉了他都不出聲，他會坐在僻靜的地方去哭。幾乎每次喝醉他必到小福子吊死的樹林裏去落淚；哭完，他就在白房子裏住下。酒醒過來，錢淨了手，身上中了病。他並不後悔；假若他也有後悔的時候，他是後悔當初他幹嗎那麼要強，那麼謹慎，那麼老實。該後悔的全過去了，現在沒有了可悔的事。

現在，怎能佔點便宜，他就怎辦。多吸人家一枝烟捲，買東西使出個假銅子去，喝豆汁多吃幾塊鹹菜，拉車少賣點力氣而多爭一兩個銅子，都使他覺得滿意。他佔了便宜，別人就吃了虧，對，這是一種報復！慢慢的再把這個擴大大一點，他也學會跟朋友們借錢，借了還是不想還；逼急了他可以撒無賴。初一上來，大家一點也不懷疑他，都知道他是好體面講信用的人，所以他一張嘴，就把錢借到。他利用着這點人格的殘餘到處去借，借着如白撿，借到手就順手兒花去。人家要債，他會作出極可憐的樣子去央求寬限；這樣還不成，他會去再借二毛錢，而還上一毛五的債，剩下五分先喝了酒再說。一來二去，他連一個銅子也借不出了，他開始去騙錢花。凡是以前他所混過的宅門，他都去拜訪，主人也好，僕人也好，見面他會編一套謊，騙幾個錢；沒有錢，他央求賞給點破衣服，衣服到手馬上也變了錢，錢馬上變了烟酒。他低着頭思索，愈壞主意，想好一個主意就能進比拉一天車還多的錢；省了氣力，而且進錢，他覺得非常的上算。他甚至于去找曹宅的高媽。遠遠的等着高媽出來買東西，看見她出來，他幾乎是一步便趕過去，極動人的叫她一聲高大嫂。

『嚇！吓死我了！我當是誰呢？祥子啊！你怎麼這樣了？』高媽把眼都睜得圓了，像看見一個怪物。

『甭提了！』祥子低下頭去。

『你不是跟先生都說好了嗎？怎麼一去不回頭了？我還和老程打聽你呢，他說沒看見你，你到底上哪兒啦？先生和太太都直不放心！』

『病了一大場，差點死了！你和先生說說，幫我一步，等我好利落了再來上工！』祥子把早已編好的話，簡單的，動人的，說出。

『先生沒在家，你進來見見太太好不好？』

『甭啦！我這個樣兒！你給說說吧！』

高媽給他拿出兩塊錢來：『太太給你的，囑咐你快吃點藥！』

『是了！謝謝太太！』祥子接過錢來，心裏盤算着上哪兒開發了牠。高媽剛一轉臉，他奔了天橋，足玩了一天。

慢慢的把宅門都串淨，他又串了個第二回，這次可就已經不很靈驗了。他看出來，這條路子不能靠長，得另想主意，得想比拉車容易掙錢的主意。在先前，他唯一的指望便是拉車；現在，他討厭拉車。自然他一時不能完全和車斷絕關係，可是只要有法子能暫時對付三餐，他便不肯去摸車把。他的身子懶，而耳朵很尖，有個消息，他就跑到前面去。什麼公民團咧，什麼請願團咧，凡是有人出錢的事，他全幹。三毛也好，兩毛也好，他樂意去打一天旗子，隨着人羣亂走。他覺得這無論怎樣也比拉車強，掙錢不多，可是不用賣力氣呢。打着面小旗，他低着頭，嘴裏叼着烟捲，似笑非笑的隨着大家走，一聲也不出。到非喊叫幾聲不可的時候，他會張開大嘴，而完全沒聲，他愛惜自己的嗓子。對什麼事他也不想用力，因為以前賣過力氣而沒有分毫的好處。在這種打旗吶喊的時候，設若遇見點什麼危險，他頭一個先跑開，而且跑得很快。他的命可以毀在自己手裏，再也不為任何人犧牲什麼。為個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樣毀滅個人，這是個人主義的兩端。

## 二十四

又到了朝頂進香的時節，天氣暴熱起來。

賣紙扇的好像都由什麼地方忽然一齊鑽出來，跨着箱子，箱上的串鈴嘩啣嘩啣的引人注意。道旁，青杏已論堆兒叫賣，櫻桃照眼的發紅，玫瑰棗兒盆上落着成羣的金蜂，玻璃粉在大磁盆內放着層乳光，扒糕與涼粉的挑子收拾得非常的利落，擺着各樣顏色的作料，人們也換上淺淡而花哨的單衣，街上突然增加了許多顏色，像多少道長虹散落在人間。清道夫們加緊的工作，不住的往道路上潑灑清水，可是輕塵依舊往起飛揚，令人煩燥。輕塵中却有那長長的柳枝，與輕巧好動的燕子，使人又不得不覺到爽快。一種使人不知怎樣好的天氣，大家打着懶長的哈欠，疲倦而又痛快。

秧歌，獅子，開路，五虎棍，和其他各樣的會，都陸續的往山上去。敲着鑼鼓，拴着箱籠，打着杏黃旗，一當兒跟着一當兒，給全城一些異常的激動，給人們一些渺茫而又親切的感觸，給空氣中留下些聲響與埃塵。赴會的，看會的，都感到一些熱情，虔誠，與興奮。亂世的熱鬧來自迷信，愚人的安慰只有自欺。這些色彩，這些聲音，滿天的晴雲，一街的塵土，教人們有了精神，有了事作：上山的上山，逛廟的逛廟，看花的看花——至不濟的還可以在街旁看看熱鬧，念兩聲佛。

天這麼一熱，似乎把故都的春夢喚醒，到處可以遊玩，人人想起點事件，溫度催着花草果木與人間享樂一齊往上增長。南北海裏的綠柳新蒲，招引來吹着口琴的少年，男男女女把小船放到柳陰下，或蕩在嫩荷間，口裏吹着情歌，眉眼也會接吻。公園裏的牡丹芍藥，邀來騷人雅士，緩

步徘徊，搖着名貴的紙扇；走乏了，便在紅牆前，綠松下，飲幾杯足以引起閒愁的清茶，偷眼看着來往的大家閨秀與南北名花。就是那向來冷靜的地方，也被和風晴日送來遊人，正如送來蝴蝶。崇效寺的牡丹，陶然亭的綠葦，天然博物院的桑林與水稻，都引來人聲傘影；甚至于天壇，孔廟，與雍和宮，也在嚴肅中微微有些熱鬧。好遠行的與學生們，到西山去，到溫泉去，到頤和園去，去旅行，去亂跑，去採集，去在山石上亂畫些字蹟。寒苦的人們也有地方去，護國寺，降福寺，白塔寺，土地廟，花兒市，都比往日熱鬧：各種的草花都鮮艷的擺在路旁，一兩個銅板就可以把『美』帶到家中去。豆汁攤上，鹹菜鮮麗得像朵大花，尖端上擺着焦紅的辣椒。雞子兒正便宜，炸蛋角焦黃稀嫩的惹人噁着唾液。天橋就更火熾，新席造起的茶棚，一座挨着一座，潔白的桌布，與妖艷的歌女，遙對着天壇牆頭上的老松。鑼鼓的聲音延長到七八小時，天氣的爽燥使鑼鼓特別的輕脆，擊亂了人心。妓女們容易打扮了，一件花洋布單衣便可以漂亮的擺出去，而且顯明的露出身上的曲綫。好清靜的人們也有了去處，積水攤前，萬壽寺外，東郊的窩坑，西郊的白石橋，都可以垂釣，小魚時時碰得嫩葦微微的動。釣完魚，野茶館裏的豬頭肉，滷煮豆腐，白乾酒與鹽水豆兒，也能使人醉飽；然後提着釣竿與小魚，沿着柳岸，踏着夕陽，從容的進入那古老的城門。

到處好玩，到處熱鬧，到處有聲有色。夏初的一陣暴熱像一道神符，使這老城處處帶着魔力。牠不管死亡，不管禍患，不管困苦，到時候牠就施展出牠的力量，把百萬的人心都催眠過去，作夢似的唱着牠的讚美詩。牠污濁，牠美麗，牠衰老，牠活潑，牠雜亂，牠安閒，牠可愛，牠是偉大的夏初的北平。

正是在這個時節，人們纔盼着有些足以解悶的新聞，足以念兩三遍而不厭煩的新聞，足以讀完報而可以親身去看到的新聞，天是這麼長而晴爽啊！

這樣的新聞來了！電車剛由廠裏開出來，賣報的小兒已扯開尖嗓四下裏追着人喊：『槍斃阮明的新聞，九點鐘游街的新聞！』一個銅板，一個銅板，又一個銅板，都被小黑手接了去。電車上，舖戶中，行人的手裏，一張一張的全說的是阮明：阮明的像片，阮明的歷史，阮明的訪問記，大字小字，插圖說明，整頁的都是阮明。阮明在電車上，在行人的眼裏，在文談者的口中，老城裏似乎已沒有了別人，只有阮明，阮明今天遊街，今日被槍斃！有價值的新聞，理想的新聞，不但口中說着阮明，待一會兒還可看見他。婦女們趕着打扮；老人們早早的就出去，唯恐腿腳慢，落在後邊；連上學的小孩們也想逃半天學，去見識見識。到八點半鐘，街上已滿了人，興奮，希冀，擁擠，喧囂，等着看這活的新聞。車夫們忘了張羅買賣，舖子裏亂了規矩，小販們懶得吆喝，都期待着囚車與阮明。歷史中曾有過黃巢，張獻忠，太平天國的民族，會挨殺，也愛看殺人。槍斃似乎太簡單，他們愛聽凌遲，砍頭，剝皮，活埋，聽着像吃了冰激凌似的，痛快得微微的哆嗦。可是這一回，槍斃之外，還饒着一段遊街，他們幾乎要感謝那出這樣主意的人，使他們會看到一個半死的人網在車上，熱鬧他們的眼睛；即使自己不是監斬官，可也差不多了。這些人的心中沒有好歹，不懂得善惡，辨不清是非，他們死攔着一些禮教，願被稱為文明人；他們却愛看千刀萬剮他們的同類，像小兒割宰一隻小狗那麼殘忍與痛快。一朝權到手，他們之中的任何人也去屠城，把婦人的乳與腳割下堆成小山，這是他們的快舉。他們沒得到這個威權，就不妨先多看些殺豬宰羊與殺人，過一點癮。連這個要是也摸不着着，他們會對個孩子也罵千刀殺，萬刀殺，解解心中的惡氣。

響晴的藍天，東邊高高的一輪紅日，幾陣小東風，路旁的柳條微微擺動，東便道上有一大塊陰影，擠滿了人：老幼男女，醜俊胖瘦，有的打扮得漂亮近時，有的只穿着小褂，都談笑着，盼望着，時時向南或向北探探頭。一人探頭，大家便跟着，心中一齊跳得快了些。這樣，越來越往前擁，人羣漸漸擠到馬路邊上，成了一座肉壁，只有高低不齊的人頭亂動。巡警成隊的出來維持秩序，他們攔阻，他們叱呼，他們有時也抓出個泥塊似的孩子砸巴兩拳，招得大家哈哈的歡笑。等着，耐心的等着，腿已立酸，還不肯空空回去；前頭的不肯走，後面新來的便往前擁，起了爭

執，手脚不動，專憑嘴戰，彼此詬罵，大家喊好。孩子不耐煩了，被大人打了耳光；扒手們得了手，失了東西的破口大罵。喧囂，吵鬧，吵成一片，誰也不肯動，人越增多，越不肯動，表示一致的喜歡看那半死的囚徒。

忽然，大家安靜了，遠遠的來了一隊武裝的警察。『來了！』有人喊了聲。緊跟着人聲嘈亂起來，整羣的人像機器似的一齊向前擁了一寸，又一寸，來了！來了！眼睛全發了光，嘴裏都說着些什麼，一片人聲，整街的汗臭，禮教之邦的人民熱烈的愛看殺人呀。

阮明是個小矮個兒，倒縮着手，在車上坐着，像個害病的小猴子；低着頭，背後插着二尺多長的白招子。人聲就像海潮般的前浪催着後浪，大家都撇着點嘴批評，都有些失望：就是這麼個小猴子呀！就這麼稀鬆沒勁呀！低着頭，臉煞白，就這麼一聲不響呀！有的人想起主意，要逗他一逗：『哥兒們，給他喊個好兒呀！』緊跟着，四面八方全喊了『好！』像給戲台上的坤伶喝彩似的，輕蔑的，惡意的，討人嫌的，喊着。阮明還是不出聲，連頭也沒抬一抬。有的人真急了，真看不上這樣軟的囚犯，擠到馬路邊上呸呸的啐了他幾口。阮明還是不動，沒有任何的表現。大家越看越沒勁，也越捨不得走開；萬一他忽然說出句：『再過廿年又是一條好漢』呢？萬一他要向酒店索要兩壺白乾，一碟醬肉呢？誰也不肯動，看他到底怎樣。車過去了，還得跟着，他現在沒什麼表現，焉知道他到單牌樓不緩過氣來而高唱幾句四郎探母呢？跟着！有的一直跟到天橋；雖然他始終沒作出使人佩服與滿意的事，可是人們眼瞧着他吃了槍彈，到底可以算不虛此行。

在這麼熱鬧的時節，祥子獨自低着頭在德勝門城根慢慢的走。走到積水灘，他四下看了看。沒有人，他慢慢的，輕手蹣腳的往湖邊上去。走到湖邊，找了棵老樹，背倚着樹幹，站了一會兒。聽着四外並沒有人聲，他輕輕的坐下。葦葉微動，或一隻小鳥忽然叫了一聲，使他急忙立起來，頭上見了汗。他聽，他看，四下裏並沒有動靜，他又慢慢的坐下。這麼好幾次，他開始看慣了葦葉的微動，聽慣了鳥鳴，決定不再驚慌，呆呆的看着湖外的水溝裏，一些小魚，眼睛亮得像些小珠，忽聚忽散，忽來忽去；有時候頭頂着一片嫩萍，有時候口中吐出一些泡沫。靠溝邊，一些已長出腿的蝌蚪，直着身兒，擺動那黑而大的頭。水忽然流得快一些，把小魚與蝌蚪都沖走，尾巴歪歪着順流而下，可是隨着水也又來了一羣，掙扎着想要停住。一個水蠟極快的跑過去。水流漸漸的穩定，小魚又結成了隊，張開小口去啃一個浮着的綠葉，或一段小草。稍大些的魚藏在深處，偶爾一露背兒，忙着轉身下去，給水面留下個旋渦與一些碎紋。翠鳥像箭似的由水面上擦過去，小魚大魚都不見了，水上只剩下浮萍。祥子呆呆的看着這些，似乎看見，又似乎沒看見，無心中的拾起塊小石，投在水裏，濺起些水花，擊散了許多浮萍，他猛的一驚，吓得又要立起來。

坐了許久，他偷偷的用那隻大的黑手向腰間摸了摸。點點頭，手停在那裏；待了會，手中拿出一落兒鈔票，數了數，又極慎重的藏回原處。

他的心完全為那點錢而活動着；怎樣花費了牠，怎樣不教別人知道，怎樣既能享受而又安全。他已不是為自己思索，他已成為錢的附屬物，一切要聽牠的支配。

這點錢的來頭已經決定了牠的去路。這樣的錢不能光明正大的花出去。這點錢，與拿着牠們的人，都不敢見陽光。人們都在街上看阮明，祥子藏在那清靜的城根，設法要到更清靜更黑暗的地方去。他不敢再在街市上走，因為他賣了阮明。就是獨自對着靜靜的流水，背靠着無人跡的城根，他也不敢抬頭，彷彿有個鬼影老追隨着他。在天橋倒在血蹟中的阮明，在祥子心中活着，在他腰間的一些鈔票中活着。他並不後悔，只是怕，怕那個無處無時不緊跟着他的鬼。

阮明作了官以後，頗享受了一些他以前看作應該打倒的事。錢會把人引進惡劣的社會中去，把高尚的理想撇開，而甘心走入地獄中去。他穿上華美的洋服，去嫖，去賭，甚至於吸上口鴉片。當良心發現的時候，他以為這是萬惡的社會陷害他，而不完全是自己的過錯；他承認他的行為不對，可是歸罪於社會的引誘力太大，他沒法抵抗。一來二去，他的錢不夠用了，他又想起那些激烈的思想，但是不為執行這些思想而振作；他想利用思想換點錢來。把思想變成金錢，正如同在

讀書的時候想拿對教員的交往白白的得到及格的分數。懶人的思想不能和人格並立，一切可以換作金錢的都早晚必被賣出去。他受了津貼。急於宣傳革命的機關，不能極謹慎的選擇戰士，願意投來的都是同志。但是，受津貼的人多少得有些成績，不管用什麼手段作出的成績；機關裏要的是報告。阮明不能只拿錢不作些事。他參加了組織洋車夫的工作。祥子呢，已是作搖旗吶喊的老行家；因此，阮明認識了祥子。

阮明爲錢，出賣思想；祥子爲錢，接受思想。阮明知道，遇必要的時候，可以犧牲了祥子。祥子並沒作過這樣的打算，可是到時候就這樣作了——出賣了阮明。爲金錢而工作的，怕遇到更多的金錢；忠誠不立在金錢上。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，以思想的激烈原諒自己一切的惡劣行爲。祥子聽着阮明所說的，十分有理，可是看阮明的享受也十分可羨慕——『我要有更多的錢，我也會快樂幾天！跟姓阮的一樣！』金錢減低了阮明的人格，金錢閃花了祥子的眼睛。他把阮明賣了六十塊錢。阮明要的是羣衆的力量，祥子要的是更多的——像阮明那樣的——享受。阮明的血灑在津貼上，祥子把鈔票塞在了腰間。

一直坐到太陽平西，湖上的蒲葦與柳樹都掛上些金紅的光閃，祥子纔立起來，順着城根往西走。騙錢，他已作慣；出賣人命，這是頭一遭。何況他聽阮明所說的還十分有理呢！城根的空曠，與城牆的高峻，教他越走越怕。偶爾看見垃圾堆上有幾個老鴉，他都想繞着走開，恐怕驚起牠們，給他幾聲不祥的啼叫。走到了西城根，他加緊了脚步，一條偷吃了東西的狗似的，他溜出了西直門。晚上能有人陪伴着他，使他麻醉，使他不怕，是理想的去處；白房子是這樣理想地方。

入了秋，祥子的病已不允許他再拉車，祥子的信用已喪失得實不出車來。他作了小店的照顧主兒。夜間，有兩個銅板，便可以在店中躺下。白天，他去作些只能使他喝碗粥的勞作。他不能在街上去乞討，那麼大的個子，沒有人肯對他發善心。他不會在身上作些彩，去到廟會上乞錢，因爲沒受過傳授，不曉得怎麼把他身上的瘡化裝成動人的不幸。作賊，他也沒那套本事，賊人也有團體與門路啊。只有他自己會給自己掙飯吃，沒有任何別的依賴與援助。他爲自己努力，也爲自己完成了死亡。他等着吸那最後的一口氣，他是個還有口氣的死鬼，個人主義是他的靈魂。這個靈魂將隨着他的身體一齊爛化在泥土中。

北平自從被封爲故都，牠的排場，手藝，吃食，言語，巡警——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動，去找那與天子有同樣威嚴的人和財力的地方去助威。那洋化的青島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；那熱鬧的天津在半夜裏也可以聽到低悲的『硬麵——餛飩』；在上海，在漢口，在南京，也都有了說京話的巡警與差役，吃着芝蔴醬燒餅；香片茶會由南而北，在北平經過雙熏再往南方去；連抬槓的槓夫也有時坐上火車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貴人的棺材。

北平本身可是漸漸的失去原有的排場，點心舖中過了九月九還可以買到花糕，賣元宵的也許在秋天就下了市，那二三百年的老舖戶也忽然想起作週年紀念，借此好散出大減價的傳單——經濟的壓迫使排場去另找去路，體面當不了飯吃。

不過，紅白事情在大體上還保存着舊有的儀式與氣派，婚喪嫁娶彷彿到底值得注意，而多少要些排場。婚喪事的執事，響器，喜轎與棺罩，到底還不是任何都市所能趕上的。出殯用的松鶴松獅，紙紮的人物轎馬，娶親用的全份執事，與廿四個響器，依舊在街市上顯出官派大樣，使人想到那太平年代的繁華與氣度。

祥子的生活多半仗着這種殘存的儀式與規矩。有結婚的，他替人家打着旗傘；有出殯的，他替人家舉着花圈輓聯；他不喜，也不哭，他只爲那十幾個銅子，陪着人家遊街。穿上槓房或喜轎舖所預備的綠衣或藍袍，戴上那不合適的黑帽，他暫時能把一身的破布遮住，稍微體面一些。遇上那大戶人家辦事，教一千人等都剃頭穿靴子，他便有了機會使頭上脚下都乾淨利落一回。髒病使他邁不開步，正好舉着面旗，或兩條輓聯，在馬路邊上緩緩的踱。

可是，連作這點事，他也不算個好手。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，既沒從洋車上成家立業，



什麼事都隨着他的希望變成了「那麼回事」。他那麼大的個子，偏爭着去打一面飛虎旗，或一對短窄的輓聯；那較重的紅傘與肅靜牌等等，他都不肯去動。和個老人，小孩，甚至至婦人，他也會去爭競。他不肯吃一點虧。

打着那麼個小東西，他低着頭，彎着背，口中叨着個由路上拾來的煙捲頭兒，有氣無力的慢慢的蹭。大家立定，他也許還走；大家已走，他也許多站一會兒；他似乎聽不見那施號發令的鑼聲。他更永遠不看前後的距離停勻不停勻，左右的對列整齊不整齊，他走他的，低着頭像作着個夢，又像思索着點高深的道理。那穿紅衣的鑼夫，與拿着綢旗的催押執事，幾乎把所有的村話都向他罵去：「孫子！我說你呢，駱駝！你他媽的看齊！」他似乎還沒有聽見。打鑼的過去給了他一鑼錘，他翻了翻眼，朦朧的向四外看一下。沒管打鑼的說了什麼，他留神的在地上找，看有沒有值得拾起來的煙頭兒。

體面的，要強的，好夢想的，利己的，個人的，健壯的，偉大的，祥子，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殯；不知道何時何地會埋起他自己來，埋起這墮落的，自私的，不幸的，社會病胎裏的產兒，個人主義的末路鬼！

## 地道

陳若曦

七月初，南京市展開「好人好事」運動。退休工人洪師傅被居民委員會選為「好人」，還冠上了「樣板老人」的稱號。他在高興之餘，又有點遺憾，好像嚼完生橄欖，雖然滿口清香，不免有些澀嘴。

事實是，洪師傅覺得自己並不老。

他今年六十四歲，從電子管廠退休三年了，宿舍裏的人喊慣了洪師傅，甚至親切地喊他「老師傅」。他有時瞧瞧鏡子，兩鬢雖已全白，但頭上黑白相間的短髮，仍然很濃密，拿手梳弄一下，粗粗硬硬的，自己都感到很茁實，眉毛也長得密，留着剪短的鬚茬，揚眉瞪眼時，神氣頗威風的。肌肉並不怎樣鬆弛，皺紋淺淺的，就是免不了有些斑點；加上膚色黑，使得臉孔有些發暗。眼睛因為在工廠裏長期暴露在強光下，造成了充血現象，永遠發紅，注視一件東西久了，還會流淚，這是唯一美中不足。此外，他四肢硬朗，用力捏緊拳頭，骨節還會咯咯響；腳力尤其自豪，一口氣走上四五里路，中間不必坐下來歇息的。

洪師傅並不想這麼早退休，曾經幾次要求延遲執行，但限於國家硬性規定，無法違抗。

在退休上，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差別很大，使他很不服氣。大兒子在大學裏教書，據他說，許多老教授請求退休，學校就是不讓。有的快八十高齡，而且老態龍鍾，有的甚至纏綿病榻，經年不起，但學校仍是不放，說是中央的意思，要「保護」老知識分子。

他起先很納悶，老了退休，不是可以讓年輕的升上來嗎？退休工資打折扣，國家還可以節省開支。他以為這樣去強迫知識分子接受保護，大可不必。

「對知識分子現在還不能推行『男六十、女五十五』的退休的規定，」兒子曾經向他解釋。

「要是一聲同意，恐怕全國六十歲以上的教授在一天之內都退休光了！那可是對學術文化不利，對外統戰也產生不好的影響。你不看，外賓來了，都要求見這些老教授的，他們還有統戰價值。」

洪師傅不懂退休如何影響學術文化，不過他相信兒子的話——人家是大學老師，又是黨員，哪錯得了？

他情願再做幾年工，並非捨不得扣掉三成的工資，而是因為有事做，日子會好過些。但工廠的名額和編制有限，除非特殊需要，年齡一到就必須退休。他本來是六八年該退休，由於文化革

命高潮時武鬥不休，生產破壞，廠裏留了他一年，好帶領出幾名徒工，直到六九年才正式退休。

頭一年退休在家，他實在閒得慌。拿慣了電焊槍的手，忽然空出來，不知往哪裏攔好，來回晃蕩着，好像憑空加長了一截。他想幫點家務，可怎樣也插不上手。自從小兒子在部隊裏結了婚，洪師傅就搬進老大的大學宿舍，同他們一道住。媳婦曾經患過肺結核，身體弱，一直沒事做，但她在家務上極有一手，縫縫補補，加上一日三餐，都整治得很有條理。孫兒和孫女那時還在上幼兒園，只能早晚見到面。夫婦對他很孝順，以為他勞苦一生，理該在晚年享享清福，因此把他當老太爺般養着，等閒不讓他插手。

這樣，除了天氣好出去散步外，洪師傅便飽食終日而無所事事。他沒有正式上過學，但在老婆過去後幾年裏，也斷斷續續進了幾期識字班，認了不少字，能寫個簡單的工作報告，大致看得懂報紙。然而他對看報沒興趣，嫌它耗眼力，又嫌它內容枯燥無味。大半輩子刻苦慣了，他既不抽煙，也難得喝酒，連帶着也教導兩個孩子不沾煙酒。如今老大體貼，家中特地為他備了瓶葡萄酒，可惜獨酌沒意思，除了天冷在睡前喝兩口暖身外，他在酒裏頭也找不到樂趣。他倒是有木匠和泥瓦匠的手藝，從前他住的土屋不時會漏雨或塌牆，全是自己修補。如今兒子是租住大學的房子，兩個小房間的公寓，簡單牢靠，不可能添修或擴大，他的手藝也就無用武之地。

幸好那兩年街道組織活動空前的頻繁，按區域成立的居民委員會，把老弱和家庭婦女都納入了組織。這個宿舍也成立了家屬委員會，隸屬於附近的居委會。

洪師傅一家是時下的「望族」。他一輩子做工，這就構成「苦大仇深」的條件，出身再好不過。老二是「解放軍」軍官，於是他又是人人羨慕的「軍屬」。另外，老大是黨員，老二是預備黨員，這一家就成了「紅色家庭」。有這麼好的政治條件，家屬委員會豈能放過，很快就拉他參加組織，連居委會也選他做委員，還十分借重，請他參加「對敵鬥爭」的工作，專門審查有問題的人。六八年的「清理階級隊伍」階段，街道上也揪出了幾個老頭來審查，搞得有聲有色。如今需要定案了，正好找洪師傅來幫助收尾。洪師傅反正手上一大把時間沒處花，因此開會必到，跑腿的事也從不推辭。當他發現，憑自己一兩句話，再加上其他居委的意見，就能左右別人的政治命運時，這份工作大大吸引了他。他不再把它看成是消遣時間，而是以為自己在幹着有益於革命的工作，因此全力以赴，幹得很起勁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他第一次聽到李妹的名字。

那時，居委正在討論要不要定一個老頭子為「壞份子」。這傢伙歷史複雜不說，交往的都不是好人，一度是李妹丈夫的好朋友。李妹這丈夫據說是個酒鬼，曾經在大躍進時代咒罵共產黨，咒罵毛澤東，又不服管教，打傷了幹部，被送去娃娃橋，至今仍在監獄裏。李妹為了同他劃清界線，堅決要求離婚。批准後，她一個人帶個小女兒住，依靠給附近的人家看孩子，燒飯洗衣來維持生活。這有問題的老頭子曾經糾纏過李妹，據說被她用挑水的扁擔趕出過門外。居委的人都認為李妹咎由自取，也不是好東西。洪師傅沒聽到李妹具體怎樣壞，但他是個隨和的人，既然大家說她丈夫是反革命，離了婚又惹上糾紛，想來也不是什麼正經女人。

直到七十年冬，毛澤東作了「廣積糧，深挖洞，不稱霸」的批示，全國大城市瘋狂地挖起地道來，洪師傅才見到李妹。

像過去所有的「最高指示」一樣，毛澤東的批示掀起了狂熱和盲目的服從。機關，學校，工廠和街道都投入了挖掘的工作。地道幹線的指標是要挖深到原子彈炸不到，挖寬到公共汽車可以長驅直入，裏面要容納醫院和商店，地道網要遍佈全城，準備在空襲警報發出十五分鐘後，全市的人口都能轉入地下。工程當然是空前的浩大，市委下指示，採取「分片包幹」，各單位挖各自的地道。像「大躍進」時代土法煉鋼一樣，地道支線的工程也不需要設計藍圖和施工步驟。各單位照文件的精神自行規劃一下，立刻就破土動工，不分晝夜地幹。

洪師傅這個宿舍內的地道共有三個進出口，有一個就在他住家斜對面的槐樹下。大學裏的教

師這時正被毛澤東另一個「再教育」的指示拉去蘇北走「五七道路」，人力不足，挖地道的任務就落在家屬的肩上。人家都說洪師傅老當益壯，工作經驗又豐富，就委託他帶領家屬挖土。十幾個老頭老太，不是舉步維艱，就是咳喘不止，只能派在地面上把挖上來的土送走，真正下去挖的是一些家庭主婦。

洪師傅死了老婆十幾年了，很少有機會同婦女打交道。這下子置身在一羣婦女當中，他不禁有點飄飄然。地道窄，不時還和她們摩肩接踵的，更令他感受到觸了電流般的發麻和興奮。家庭婦女嘴巴碎，說出的話比挖出的土還多，又當洪師傅是老人一個，不避嫌疑，談笑個不停。只有一個中年婦女是沉默的，從不曾縱聲笑過，但工作很踏實，掄起十字鎬比任何女的都帶勁。勞動的人總有英雄惜英雄的心理，洪師傅很滿意她的工作，但不知她是哪家的，不好意思打聽。

有一次，看她來得最早，他便鼓起勇氣搭訕：「你貴姓？」

「姓李，我叫李妹。」

她說完還給他一個謙和的微笑。

原來就是那位離了婚的女人！洪師傅有些驚訝，但嫌惡的心思可是一點都沒有。

「你怎麼跑來挖我們宿舍的地道呢？」

「我給孫老師家打工，他愛人身體差極了，哪能挖得動土！我來頂她的工。」

李妹的聲音是低而沉，却像香油般滋潤，一滑進他的耳中就粘牢了，還激起一股甜絲絲的遐想。他老婆是一付尖嗓子，話說急了像吵架；媳婦的嗓音帶着沙啞，好像累得氣喘不過來似的。李妹可是不同：它低得像在他耳畔絮語，但每個字眼又像鈴聲那麼清亮，在他心頭喚起了回響。他只覺得聽不夠，只恨不曾早聽到。他第一次醒悟到，女人的聲音會這麼迷人！

當天夜裏，他帶着一身酸痛的骨頭上床，腦袋裏只裝了李妹的影子。她的臉本來就看熟了，像是一張畫片，現在加了個姓名，又配上聲音，整個畫片便活動起來，像影片般在他腦中上演起來。

李妹的臉叫他記起從前在鄉下看過的觀世音菩薩像，圓嘟嘟的臉盤，彎垂着眉，帶着受苦受難又甘之如飴的神情。她勞動使勁，兩頰總罩着一層健康的血色，這層紅暈遮蓋了微笑時帶起的皺紋，使得皺紋不但不刺眼，還顯得柔和可愛。眼睛很細小，鼻子也小巧，倒是兩片嘴唇厚厚的朝外翻看，像熟透的桑椹，紅得泛紫。這樣的厚嘴唇，換了別的女人，他一定認為難看，但嵌在她臉上却是一種福相——憑這個，他以為，就不該叫她守活寡。她穿了棉襖棉褲，洪師傅看不出體型的肥瘦，但看那臉型，估計不會瘦到哪裏去。他死去的老婆是個小胖子，而他也一向喜歡胖些的女人，摟在懷裏滿是溫香和柔軟。

想到這裏，洪師傅忘了骨頭酸痛。翻身抱着枕頭，把臉埋進去，心裏一聲聲喊着：李妹，李妹。

這以後，洪師傅常找機會親近她。李妹住在附近的一條小巷裏。有一回，他找了個通知開會的藉口上她家。為了避免嫌疑，他站在門口喊她。李妹應聲而出時，把門開得大大的。他雖沒有登堂入室，也把她居住的地方看了個夠。

李妹的家使他想起自己從前的家。同樣是在陋巷裏，也是木頭房子糊着泥土牆，打實的泥土地，裏外兩間房。不同的是，自老婆去世，父子三人不會收拾，房子裏總是狼藉不堪。李妹的却收拾得很整潔，沒有上漆的桌凳用去污粉洗刷得一身縞素似的泛白；雖是土牆泥地，却也乾淨光潔；牆上除了一張毛澤東像外，便一無所有。他也看到她女兒，十歲出頭的小姑娘，正附身在桌子上做功課，小眉小眼的有幾分像媽媽。這樣一窮二白的土房子，有李妹當門微笑着，氣氛就是不同，給人一份貞潔和莊嚴。他當場看得入神，不是李妹提醒，差點忘了找上門來的使命。

洪師傅總認為自己是沒有文化的人，所以不能領會「深挖洞」的戰略意義。要依他的意思，蘇聯一旦丟下氫彈來，他寧可捲床棉被躲在桌子底下，絕不肯躲進這種地道的。不過的真心感謝

毛澤東這種即興的「最高指示」，使他結識了李妹。只要不惹人注意，他就同她說話；挖土的時候小心地照料她，怕她被土砸了或被別人的鎬子碰傷。李妹很領情，小眼睛不時瞟來感激的一瞥。

第二年春天，三條地道挖得很深了，而且很快就要挖通，洪師傅全給架上了電燈。由於空氣不流通，加上不時有泥土塌下，勞動改爲兩小時一輪換，同時取消了晚班。有一回，他隨在李妹身後下地道。見她才掄起鎬，就聽見前方一聲崩裂，嚇得他慌忙躍上前，一把抱住她往後拖，結果兩人一起跌倒在地。幸虧土塊沒打中她，只是一場虛驚。但是他這樣奮不顧身，大大感動了李妹。她纔扶着老頭出地道時，小眼眶噙了豆大的淚珠。

就在這時，地道工程奉命停工。原來是土木工程的一個教員從農場休假回來，發現他住的大樓有輕微的傾斜現象，斷定是由於挖掘地道導致的沉陷。他向學校匯報了可能的危害，學校只好下令暫時停工。類似的情形紛紛上報到市委去。城南甚至發生了整棟樓房倒塌的事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地道在挖深到一定深度時，本來應用木料支撐或是用混凝土加固，但由於建築材料奇缺，上級強調要「節約鬧革命」，結果造成了坍塌和死傷的事件。老百姓越挖越抱怨，不過服從慣了，變成條件反應，怎麼指示就怎麼做，最壞不過是磨洋工而已。市委知道，憑當前的人力和物力絕對無法實現毛澤東的戰略幻想，只好虎頭蛇尾。做做「北京」的做法，南京也只在經常有外賓參觀的風景區，留着鋪設齊整的地道，其他一概就不了了之。

停工的消息使洪師傅既高興又沮喪。不挖這勞什子的地道真是大快人心，但失去了接近李妹的機會，對他却是莫大的損失。日子又回到剛退休時的單調無聊。他只能在早上遠遠看着她走出一家又進一家地給人洗衣燒飯。只有在這個時刻，他才覺察到自己的心跳，感到生活的意義。慢慢地，他發現每天的日子是以李妹爲標誌，哪天沒見到她的影子，哪天的飯菜就不香。最難耐的是聽不到她動人心弦的聲音。有時他在夢裏會見她，但夢中的人偏沒有聲音，醒來時更加令他失望。想想自己這一大把年紀，爲人祖父了，還被這麼一個女人弄得神魂顛倒，他就暗暗咒罵自己。但咒罵過後，他照樣想着她，而且想得更厲害。

冬天到了，不是風，就是雪。媳婦怕他受凍，等閒不讓他出門。他困在自己房裏，隔窗望着灰暗的天空，心中更加焦灼。每次去居委開會，他總要繞到李妹的巷子，從她門口走過；老遠就盯着那座簡陋的土房，希冀能捕捉到什麼。有一回，正好李妹提着煤基爐開門出來換煤。兩人忽地四目相對，竟像鐵釘碰上磁石，半天分不開。他停下來閒聊了兩句才繼續往前走。一路上，他心裏樂得水開鍋似的，嘴裏忍不住哼出歌來。

農曆年就到了，家家都在準備過節。洪師傅想要送點什麼給李妹表示心意，但碍着兒媳不敢買。趕到除夕的前晚，他出門探望一個老同事，回來時特地繞道來敲李妹的門。

李妹開門，一看清是誰，她小眼睛像通電的燈泡登時晶亮了。她不作聲地讓他進來。

洪師傅從棉襖的貼心袋裏掏出兩張十元大鈔，有些靦腆地遞給她，嘴裏說：「這是給小妹妹過年買東西。」

李妹倒退一步，不肯收，圓嘟嘟的臉乍紅忽白的。

他本來就嘴鈍，這下窘得光蹬腳，乾咧了嘴，覺得鬍子一根根翹起來了，還不知怎麼表達自己的意思。忽然，他抓住李妹一隻手，雙手抱來壓在自己的胸口，對她說：「我這個是真的！」

李妹怔着眼瞧了他一陣，終於輕輕地鬆動被抱緊的手，反過來雙手攥住他的一隻手，把來放在胸口上。她低了頭，用自己厚而溫熱的嘴唇蓋在他手上。

那一夜，洪師傅捧着李妹親過的手，睡了香甜的一覺。除夕夜，他恢復了一度被紅衛兵眨爲「四舊」的傳統，給孫子們壓歲錢。外面傳來幾聲稀疏的鞭炮，他輕快地送走一年，自己像是甩掉了十歲都不止，很久不曾這麼喜氣洋洋過。

開春後，大學派他兒子到瀋陽去學習半年。洪師傅立刻負起早上買菜的責任。他知道李妹給東家捎帶小菜，每天很早出門。於是，他就在半路上等着，兩人一路說着話上菜場。

李妹有耐性，是個極好的聽眾。洪師傅慢慢地就把一肚子的話都倒進了她的耳朵。他什麼都談，談他的孫子，談他在青海的小兒子，甚至談到死去的老婆。有時，他也告訴她，自己如何想她，如何怕她嫌自己老。這種時候，李妹就安慰他，說他看來身子骨還健壯得很，模樣同他剛搬進宿舍時差不多。洪師傅越發相信自己並不老。

他越看李妹越中意。這個女人話不多，但是心眼好，是個直腸子。她也有過嫁人作續弦的機會，但是她很疼女兒，不是很厚道的人家寧可不嫁，情願替人打工熬日子。

知道李妹對他有感情，他是該知足的。但是人在福中往往不知福，還會自尋煩惱。李妹對他越溫柔，洪師傅反而疑惑她會不會對別人也一樣多情。尤其是，他念念不忘，第一次聽到她名字時所牽連的傳聞。李妹跟那不三不四的老傢伙是否有過一手？疑心像條小蛇，不時在他心頭蠕動着，使得他五內不安。

李妹見他不相信，有一回在街上哭出來。

「老洪，你要我把心掏出來給你看？」

他心軟了。上了六十的人竟像小伙子般爭風吃醋！他覺得很慚愧。

「不要哭呀，李妹，」他趕緊握住她一隻手，小聲哄勸着。「我是，我是，太愛你！」

話一出口，他兩頰便直燒熱到耳根。愛不愛是年輕人的詞句，做夢也沒想到活到老了，還會說這樣的話！

李妹聽了，却毫無顧忌地把身子朝他靠過來，頭一歪，臉就貼在他肩上。

「老洪，你如果不嫌，肯要我，我願意跟你過日子。」

嫌她？不要她？怎麼說叫！洪師傅幾乎當街叫起來。

「李妹妹，」他喜得口吃起來，「我早想……我想和你結婚！」

說這話是秋天，正好是兒子出差回來的前幾天。

紙包不住火，他和李妹清早相會，有哭有笑的情景免不了被人看在眼裏，掛在嘴上，並且傳到媳婦耳朵裏。洪師傅起先並不曉得媳婦已知情，因為她待他並沒有兩樣。誰知兒子回家那晚，小兩口子咬了一夜的耳朵。隔着牆壁，只聽見他倆嘰嘰咕咕，洪師傅當是「久別勝新婚」，在訴說體己話。第二天起，兩人的口氣突然改變，他才醒悟過來。

兒子先是有意無意地叨念起死去十四年的媽媽，說她怎樣能幹，燒的麵疙瘩怎麼可口，如何勤儉持家，日夜為他們父子操勞。媳婦很快就主動提起李妹，把聽來的流言蜚語刻意渲染了一番。

「離過婚的女人好不到哪裏！」她甚至武斷地下了結論。「否則也早該再結婚了，還等到現在？」

洪師傅忍不住為李妹辯護。

「她從前的男人變成了反革命，她才請求離婚的。」

兒子偏來幫腔：「也許是投機，或迫於形勢只好離婚，表示劃清界線，至於她心裏怎麼想的，誰知道？」

這下，媳婦更振振有詞：「對了，她是十足的投機分子！找了這麼多年，就是要找個政治上過得硬的，好撈個政治靠山。這是做夢了，黨員幹部的人家哪個肯要她？不被她扯後腿才怪咧！」

夫婦倆口氣如此激烈，這是老頭子未曾預料到的。他還來不及提出結婚的意思，這不就預先給他答案了嗎？

洪師傅垂頭喪氣，不敢再爭辯。兒子是高等知識分子，又是黨員，自己怎麼說得過他？何況還有個媳婦敲鼓助陣。

他不平的是，黨員為什麼都這樣勢利眼，對李妹的遭遇，不但不同情，反而往壞處設想。再說，新婚姻法是共產黨訂的，當初還號召人民離婚重組家庭來爭取「解放」，如今黨員却不願同離婚的沾上邊。冷靜想一想，他發現這是共產黨一貫的雙重標準，並非兒子的發明創造。毛澤東

和劉少奇其實都是離婚再婚的樣板，偏不許老百姓談論，否則就是詆毀領袖，要打成反革命，可見對自己訂的新婚姻法也並不信任。

不久，老二從青海來了信，對他的生活表示關切，要接他去青海住。老二在信中還提到「人言可畏」，又說哥哥的政治前途非常光明，自己又怎樣期待被轉正成爲正式黨員。洪師傅讀完信，感到大勢已去，想仰天長嘆，喉嚨可又堵住，只好硬生生地把一股怨氣斃進肚裏。

老頭子再做新郎，惹人非議自然不在話下。這個所謂的新社會在這方面還是十分保守，並不顧慮老年人的寂寞和生活需要。爲了李妹和自己的幸福，他有勇氣去闖輿論的關口，可是他怎麼也跳不出親情的羈絆。從前兒子小，怕他們被後娘欺負，自己情願做鰥夫。現在他們都體面了，更加要刻意維持這個紅色家庭的形象，不許有人來攪渾一池清水。他還年輕力壯的時候，就爲他們犧牲了一次，如今年紀一大把，似乎沒有理由不爲他們再作出奉獻。想到這裏，他從心底嘆息起。

連媳婦的心理洪師傅也揣摸得到。他每月的退休金有五十六塊錢，除了留下十來塊自己零花，其餘全交給媳婦貼補家用。兒子每月有五十四塊的工資，父子的合起來維持個五口之家，還要精打細算，才能做到豐衣足食。他要是結婚搬出去住，打擊最大的是媳婦。她買了小菜就添不了衣服，生活肯定是艱苦得多。他只要看到她說起李妹時那副勢不兩立的表情，便想像得到她心裏的恐慌。

結婚的念頭就這樣胎死腹中。兒子接回去買菜的任務，斷絕了他見李妹的機會。出於慚愧，他也怕見李妹的面。偶而在宿舍裏撞見，看她一臉淒清，目光幽而不怨，似乎是了解他的苦衷，他恨不得跑過去抱着她痛哭一場。

那年冬天特別冷，洪師傅像凍僵的蛇，把自己蜷伏在房間裏。他對什麼都不感興趣，居委會的工作也只是勉強應付着，再不像從前那般起勁。兩個孫子很討人喜歡，是唯一可以解他悶的，但是夜裏睡醒時，還是排遣不開一份冷漠孤獨的心情。逢到飄雪的日子，他必袖着手，隔着窗呆望着白茫茫的天地。他的視線必定落在對過槐樹下的地道口上。因爲廢棄，地道內積了雨水，又被倒上垃圾，如今被雪蓋上，隱隱約約露出一線地道的痕跡，活像個陷阱。看到地道，他必定回憶起同李妹並肩挖土的情景。這時候，他全身的骨節會突然繃緊，以致令他站不住，只好在房裏轉來轉去，就像進了什麼迷魂陣，半天轉不出那麼焦躁。他本來想把李妹忘掉的，現在發現完全是徒勞。

春節轉眼又到，雖然又在吶喊要「厲行節約」，過個「革命化」的春節，家家仍是張羅着採購。有一天下午，洪師傅忽然心動，揣了一把錢上街去，要給孫子買東西。

李妹恰巧也上街，兩個人在新街口撞個正着。久別重逢，彼此喜得一個勁地傻笑着，把過去的失望和痛苦都甩到腦後。百貨公司裏擠滿了人，李妹拉着他的手在人羣裏穿進穿出，幫他出主意，選貨色；洪師傅百依百順的，彼此融洽得像是多年的恩愛夫妻。臨分手了，他同她約好，元宵那天請她看樣板戲電影「海港」，在戲院門口碰頭。

兩人就這麼約會起來，每隔兩三星期去看一場電影。寥寥可數的幾個樣板戲都看過幾回了，閉上眼睛也能倒背如流。然而，除了電影院，又有什麼可去的地方呢？在那裏，燈光一熄，洪師傅就攥住了李妹一隻手，攔在膝蓋上摩挲着。這只被肥皂水泡腫的手，只有在這個時候才遭逢到憐惜和愛撫，有時還被悄悄把來壓在他胸口上，聆聽那復活的青春所喚起的激情和跳躍。只有在這個時候，兩人能閉上眼，陶醉在這小小的肌膚相觸所帶來的身心交融裏。

洪師傅又變了個樣。他吃得香，睡得甜，沒事嘴角也浮着一層笑意。被疏忽了整個冬天的鬍子，如今又刻意修整起來，惹得媳婦遠遠皺着眉頭端詳他。每個月領的退休金，他留下更多的零用。媳婦當然疑心，然而想到前一段日子他意氣消沉，父子間幾乎沒有話講，好不容易能再和樂相處，她寧可裝聾作啞。連錢的事，在丈夫跟前，她也絕口不提。

洪師傅對街道上的事又熱心起來。讀報，學習毛澤東著作，組織「憶苦思甜」活動，街頭巷

尾的清潔衛生，哪一件他都帶頭幹。夏天裏，一開始醞釀「好人好事」，頭一個便選上了他。居委還號召老頭老太向他看齊，學習。這年頭是樣板戲的天下，難怪有人稱呼他是宿舍裏的樣板老人。

一進入七月，連續十幾天的高溫，加上潮濕，家家屋檐下的石頭都滴水，人人熱得氣都喘不過來。這天下午，三點正的電影還沒有開始入場，洪師傅已經買了票子在門口等。

李妹來了，遠遠就對他微笑着。她穿件短袖的小花布襯衫，下身繫了條黑綢裙子，腳上是黑色塑料涼鞋。爲了打工方便，李妹一向穿長褲。洪師傅要她像宿舍裏的婦女一樣穿裙子涼快，給她買了一段綢子，她今天果真穿來給他看。他喜得心裏美滋滋的。

走到他跟前，李妹先瞟了他一眼，忽然像少女似的嬌羞起來，低頭睨一眼裸露在外面的小腿。從來不見陽光，這小腿像剛從水中撈洗上來的蘿蔔，雪白又脆甜。他盯着它瞧了一陣，抬頭又碰到裸露在陽光下的臂膀，渾圓得像一段藕，他的一雙眼睜大了。

「我們今天不看電影。」他忽然告訴李妹。

「不看電影，上哪兒去呢？」

這倒是費躊躇。他環視了附近的街道，見電影院對面倒是有個旅社，可惜沒有工作單位的出差介紹信，有錢也進不去。他想要和李妹單獨在一起，可是偌大一個南京城，却找不出什麼地方可以幽會。

忽然，他想走得遠遠的。

「我們去中山陵。今天星期一，遊客肯定少。」

李妹順着他。於是兩人搭上九路公共汽車，到了中山陵。

遊客確是沒有假日多，但花前樹下仍是三三兩兩，或談天說笑，或低頭私語，趕不上新街口熱鬧而已。洪師傅無心賞玩風景，只想找個僻靜的所在好同李妹相守在一起。走上一半臺階時，他忽然領着李妹向斜刺裏拐，穿過果園，往樹林深處走去。

兩人不辨方向地走了一陣，好不容易看見一棵盤根錯節的老松樹，樹下有段粗根可以坐。

「老洪，快歇口氣吧。」

李妹體恤地扶着他坐在樹根上，然後掏出手帕，替他拭額頭的汗。

他很久不曾爬山了，不免氣喘吁吁的。李妹的溫柔體貼很快就叫他歇過氣來。汗珠早乾了，但李妹的手絹仍在他頸項四周拂拭着。那藕也似的膀子在他面前晃動，撩得他眼花。他忽地一把抓住，湊到嘴上，拿牙齒輕輕咬着。李妹乘勢坐進他的懷裏。

洪師傅雙手抱緊了心愛的人不放，好像要拿她柔軟的身子來壓抑自己凶猛奔突的心跳。看到李妹雪白的小腿，他忍不住騰出一隻手去撫摸它。

這時，附近傳來一陣嘻笑。

李妹霍地跳起來，臉紅得像雞冠。

原來，不遠的樹下坐着一對青年男女，正偷眼瞧着他倆。那女的還忙着用手梳弄頭上散亂的髮辮，臉上紅一塊白一塊的。

洪師傅站起身來，拉了李妹的手又往前走。日頭西斜得厲害，把樹影拉得長長的，也把兩人依偎的身影扯得長長的。

走了一段路，林木稀少了，忽然發現一個地道口。這個地道可講究，用水泥砌成，還裝上鐵門，十分氣派。看鐵門開着，裏面幽深清靜，他便拉了李妹走過去。她柔順地跟着。

兩人互相攙扶依偎，順着地道走下去。地道出響起腳步的回音，但他們聽不見。他們只聽見彼此跳躍呼喊的心音。

六點正，管理陵園的工人來把鐵門鎖上。這個鐵門每星期開啓一天，爲的讓地道通風，以保持乾燥。下次開門，當在一星期後。